

宋元小說家話本集

●程毅中輯注

話本說微權做散場

●齊魯書社

新編紅白蜘蛛小說

程毅中
輯注

宋元小說家話本集



齊魯書社

①下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元小說家話本集 / 程毅中輯注. — 濟南: 齊魯書社, 2000.2

ISBN 7-5333-0739-9

I. 宋… II. 程… III. ①話本小說-作品集-中國-宋代
②話本小說-作品集-中國-元代 IV. I242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1999) 第 73253 號

宋元小說家話本集

(全二冊)

程毅中 輯注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(地址: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政編碼: 250001)

日照日報社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27.75 印張 4 插頁 550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數: 2001—3500

ISBN 7-5333-0739-9

I·228 定價: 50.00 元

洛陽三怪記

《洛陽三怪記》，《寶文堂書目》著錄，無「記」字。此據清平山堂刻本輯錄。三怪傳說，由來已久，如劉敬叔《異苑》卷八所載青蛇、大龜、白龜三物錄魅事。宋元小說有《定山三怪》、《西湖三塔記》及《通言》之《福祿壽三星度世》等，此篇年代當與《西湖三塔記》相近。

盡日尋春不見春，杖藜攔破嶺頭雲〔二〕

歸來點檢梅梢看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

這四句探春詩是張元所作〔三〕。東坡先生有一首探春詞，名《柳稍青》〔三〕，却又好。詞曰：

昨日出東城，試探春情〔四〕。牆頭紅杏暗如傾。檻內羣芳芽未吐，草已回春〔五〕。
斂香塵，雪霽前村〔六〕。東君着意不辭辛〔七〕。料想風光先到處〔八〕，吹綻梅英。

綺陌

這一年四季，無過是春天，最好景致。日謂之『麗日』。風謂之『和風』，吹柳眼，綻花心，拂香塵。天色暖謂之『暄』。天色冷謂之『料峭』。騎的馬謂之『寶馬』。坐的轎謂之『香車』。行的路謂之『香徑』。地下飛起土來，謂之『香塵』。應干草正發葉〔九〕，花生芽蕊，謂之『春信』。春忒然好〔一〇〕。有首詞曰：

韶光淡蕩，淑景融和。小桃深粧臉妖嬈，嫩柳裊宮腰膩〔一一〕。百轉黃鸝，驚回午夢；數聲紫燕，說盡春愁。日舒遲煖澡鵝黃，水渺茫香鴨綠〔一二〕。隔水不知誰院落，鞦韆高掛綠楊陰。

春景果然是好。到春來，則那府州、縣道、村鄉、鎮市，都有遊玩去處。

且說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陽。這西京有一縣，喚做壽安縣〔一三〕，在西京羅城外。縣內有一座山，喚做壽安山，其中有萬種名花異草。今時臨安府官巷口花市，喚做壽安坊〔一四〕，便是這個故事。西京城官員、士庶人家，都愛栽種名花，曾有詩道：

滿路公卿宰相家，收藏桃李壯芳芽。

年年三月憑高望，不見人家只見花。

西京定鼎門外〔一五〕，壽安縣路上，有一座名園，喚做會節園〔一六〕，甚次第，但見：

朱欄圍翠玉，寶檻嵌奇珍。紅花共麗日爭輝，翠柳與晴天鬥碧。粧起鞦韆架，綵結築毬

門。流盃亭側水彎環，賞月臺前花屈曲。幾竿翠竹如龍〔二七〕，遠就太湖山，數簇香松似鳳。樓臺側畔楊花舞，簾幕中間燕子飛。

每遇到春三二月間，傾城都去這園裏賞玩。

說這河南府章臺街上，有箇開金銀鋪潘小員外，叫名潘松。時遇清明節，因見一城人都出去郊外賞花遊玩，告父母，也去遊玩。先到定鼎門裏，尋相識的翁三郎。當時那潘松來到翁三郎門首，便問：『三郎在家麼？』只見其妻相見道：『拙夫今日清明節去門外會節園看花。却也去不多時，若是小員外行得快，便也趕得上。』潘松聽得說，獨自行出定鼎門外，迤邐行到這會節園時〔二八〕，正是：

乍雨乍晴天氣，不寒不暖風和。盈盈嫩綠，有如剪就薄薄香羅；裊裊輕紅，不若裁成鮮鮮蜀錦。弄舌黃鸝穿透奔〔二九〕，尋香粉蝶遶雕欄。

這潘松尋不着翁三郎，獨自遊玩，待要歸去，割捨不得於路上景致〔三〇〕。看着那青山似畫，綠水如描，行到好觀看處，不覺步入一條小路，獨行半畝田地。這條路遊人稀少〔三一〕，正行之間，聽得後面有人叫『小員外』，回轉看時，只見路停高柳樹下〔三二〕，立着個婆子。看這婆婆時，生得：

雞皮滿體，鶴髮盈頭。眼昏似秋水微渾〔三三〕，體弱如九秋霜後菊。渾如三月盡頭花，

好似五更風裏燭。

潘松道：『素昧平生，不識婆婆姓氏？』婆婆道：『小員外，老身便是媽媽的姐姐。』潘松沉思半晌，道：『我也曾聽得說有個姨姨。便是小子也疑道，婆婆面貌與家間媽媽相似。』婆婆道：『好幾年不見，你到我家喫茶。』潘松道：『甚荷姨婆見愛！』即時引到一條崎嶇小徑，過一條獨木危橋，却到一個去處。婆婆把門推開，是個人家。隨着那婆婆人去，着眼四下看時，元來是一座崩敗花園。但見：

亭臺倒塌，欄檻斜傾。不知何代浪遊園，想是昔時歌舞地。風亭弊陋，惟存荒草綠淒淒（二四）；月樹崩摧（二五），四面野花紅拂拂。鶯啼綠柳（二六），每□盡日不逢人；魚戲清波，自恨終朝無食餌。秋來滿地堆黃葉，春去無人掃落花。

這婆婆引到亭上：『請坐。等我人去報娘娘知，我便出來。』人去不多時，只見假山背後，兩箇青衣女童來道：『娘娘有請！』這潘松道：『有甚麼娘娘？』只見上首一個青衣女童，認得這潘松，失驚道：『小員外，如何在這裏？』潘松也認得青衣女童是鄰舍王家女兒，叫做王春春，數日前，時病死了。潘松道：『春春，你如何在這裏？』春春道：『一言難盡。小員外，你可急急走去。這裏不是人的去處。你快去休！走得遲，便壞你性命！』當時，潘松說得一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潘松荒忙奔走，出那花園門來，過了獨□□□舊大路來（二七），道：『慚慚愧愧（二八），却纔這花園，不知是誰家的？□□□□死了的人（二九），却在這裏。白日見鬼！』迤邐取路而歸，只見□□有一家村酒店。但見：

傍村酒店幾多年，遍野桑麻在地邊。

白板凳鋪邀客坐，柴門多用棘針編。

暖烟竈前煨麥蜀（三〇），牛屎泥牆畫醉仙。

潘松走到酒店門前，只見店裏走出一人，却是舊結交的天應觀道士徐守真，問道：『師兄如何在此？』守真道：『往會節園看花方回。』潘松道：『小子適來逢一件怪事，幾乎壞了性命。』把那前事，對徐守真說了一遍。守真道：『我行天心正法，專一要捉邪祟。若與吾弟同行，看甚的鬼魅敢來相侵！』

二人飲酒畢，同出酒店。正行之次，潘松道：『師兄，你見不見？』□着矮牆上道：『兩個白鶺鴒子在瓦上廝啄，一個走入瓦縫裏去。你看我捉這白鶺鴒。』方纔擡起手來，只見被人一掀，掀入牆裏去。却又是前番撞見婆子的去處。守真在前走，回頭不見了人，只道又有朋友邀去了，自歸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潘松在亭子上坐地。婆子道：『先時好意相留，如何便走？我有些好話共你說。且在亭

子上相等，我便來。」潘松心下思量，自道：「不妨再行前計。」只見婆子行得數步，再走回來：「適來娘娘相請，小員外便走去了，到怪我。你若再走，却不利害！」只見婆子取個大雞籠，把小員外罩住，把衣帶結三個結，吹口氣在雞籠上，自去了。

潘松用力推不動；用手盡平日氣力，却也推不動。不多時，只見婆子同女童來，道：「小員外在那裏？」婆子道：「在客位裏等待。」潘松在雞籠裏聽得，道：「這個好客位裏等待！」只見婆子解了衣帶結，用指挑起雞籠。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挽（三二），挽住小員外，即時攝將去，到一個去處。只見：

金丁朱戶（三三），碧瓦盈簷。四邊紅粉泥牆，兩下雕欄玉砌。宛若神仙之府，有如王者之宮。

那婆婆引入去，只見一個着白的婦人，出來迎接。小員外着眼看那人生得：

綠雲堆鬢，白雪凝膚。眼描秋月之（三三），眉拂青山之黛。桃萼淡粧紅臉，櫻珠輕點絳唇。步鞋襯小小金蓮，十指露尖尖春筍。若非洛浦神仙女，必是蓬萊閬苑人。

那婆子引那婦女與潘松相見罷，分賓主坐定，交兩個青衣安排酒來，但見：

廣設金盤雕俎（三四），鋪陳玉盞金甌。獸爐內高熬龍涎，盞面上波浮綠蟻（三五）。筵間擺列，無非是異果蟠桃；席上珍羞，盡總是龍肝鳳髓。

那青衣童女行酒〔三六〕，斟過酒來。飲得一盞，潘松始問娘娘姓氏。只聽得外面走將一個人來。看那人時，生得：

面色深如重棗，眼中光射流星。

身披烈火紅袍〔三七〕，手執方天畫戟。

那今個怒氣盈面〔三八〕，道：『娘娘又共甚人在此飲宴？又是白聖母引惹來的，不要帶累我便〔三九〕。』

當時娘娘把身迎接他〔四〇〕。潘松失驚，問娘娘：『來者何人？』娘娘道：『他喚做赤土大王。』相揖了，同坐飲酒。少時，作辭去了。

娘娘道：『婆婆費心力請得潘松到此，今夜與奴做夫妻。』說得小員外不敢舉頭，也不由潘松，扯了手便走。兩個便見：

共入蘭房，同歸鴛帳。寶香消綉幕低垂，玉體共香衾偎暖。揭起紅綾被，一陣粉花香；掇起琵琶腿，慢慢結鴛鴦。三次親唇情越盛，一陣疎麻體覺寒〔四一〕。

二人雲雨，潘松終猜疑不樂。纏綿到三更已後，只見娘娘撲身起來出去。

小員外根底立着王春春，悄悄地與小員外道：『我交你走了，却如何又在這裏？你且去看那件事。』引着小員外，躡足行來，看時，見柱子上縛着一人，婆子把刀劈開了那人胸，取出心肝

來。潘松看見了，說得魂不附體，問春春道：「這人爲何？」春春說道：「這人數日前時，被這婆婆迷將來，也和員外一般，排筵會，也共娘娘做夫妻。數日間，又別迷得人，却把這人壞了。」潘松聽得，兩腿不搖身自動：「却是怎生奈何？」說由未了，娘娘入來了，潘松推睡着。少間，婆婆也人來，看見小員外睡着，婆子將那心肝，兩個斟下酒。那婆子喫了自去，娘娘覺得醉了，便上床去睡着。只見春春躡腳來床前，招起潘松來，道：「只有一條路，我交你走。若出得去時，對與我娘說聽：多做些功德救度我。你記這座花園，喚做劉平事花園（四二），無人到此。那着白的娘娘，喚做玉蕊娘娘；那日間來的紅袍大漢，喚做赤土大王；這婆子，喚做白聖母。這三個不知壞了多少人性命。我如今放你出去（四三），你便去房裏床頭邊，有個大窟窿。你且不得怕，便下那窟窿裏去，有路只□行，行盡處却尋路歸去。娘娘將次覺來，你急急走！」潘松謝了王春春（四四），去床頭看時，果然有個大窟窿。小員外荒忙下去，約行半里田地，出得路口時，只見天色漸晚（四五）。但見：

薄霧朦朧四野，殘雲掩映荒郊。江天晚色微分，海角殘星尚照。牧牛兒未起，採桑女由眠。小寺內鐘鼓初敲（四六），高廡外猿聲怎息（四七）。

正是：

大海波中紅日出，
世間吹起利名心。

潘松出得穴來，沿路上問採樵人，尋路歸去，遠遠地却望見一座廟宇，但見：

朱欄臨綠水，碧澗跨虹橋。依希觀寶殿，鬼鬼（四八），彷彿見威儀凜凜。廟門開處，層層冷霧罩祠堂；簾幕中間（四九），念念黑雲光聖像（五〇）。殿後簷松蟠異獸，階前古檜似龍蛇。

行進數步，只見燈火燦爛，一簇人鬧鬧炒炒（五一），潘松移身去看時，只見廟中黃羅帳內，泥金塑就，五彩裝成（五二），中間裏坐着赤土大王，上首玉蕊娘娘，下首坐地着白聖母，都是夜來見的三個人。驚得小員外手足無措。問衆人時，元來是清明節，當坊境人春賽，在這廟中燒紙酌獻。

小員外走出廟來，急尋歸路，來到家中，見了父母，備說昨夜的事。大員外道：『世上有這般作怪！』父子二人，即時同去應天觀，見徐守真。潘松說：『與師兄在酒店裏相會出來，被婆子攝入花園裏去。』把那取人心肝喫酒的事，歷歷說了一遍，『不是王春春交我走歸，幾乎不得相見！』

徐道士見說，即時登壇作法，將丈二黃絹，書一道大符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把符一燒，燒過了，吹將起來，移時之間，就壇前起一陣大風。怎見得？那風：

風來穿陋巷，透玉宮。喜則吹花謝柳，怒則折木摧松。春來解凍，秋謝梧桐。睢河逃漢主，赤壁走曹公。解得南華天意滿，何勞宋玉辨雌雄（五三）！

那陣風過處，見個黃袍兜巾力士前來云〔五四〕：「潘松該命中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招此等妖怪，未可勦除。」徐守真向大員外道：「令嗣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只可留在弊觀躲災〔五五〕。」大員外謝了徐守真，自歸。

小員外在觀中，住了一月有餘。忽一日，行到魚池邊釣魚〔五六〕。放下釣子，只見水面開處，一個婆子咬着釣魚鉤〔五七〕。說得潘松丟下釣竿，大叫一聲，倒地而死。急忙救起，半晌重甦〔五八〕。令人便去請將大員外來。

徐守真向大員外道：「要捉此妖怪，除是請△師父蔣真人下山〔五九〕。」大員外問：「這蔣真人却在何處？」徐守真道：「見在中嶽嵩山修行。」大員外道：「敢煩先生親自請蔣真人來，捉此妖怪。」徐守真相別了，就行。

且說小員外同爹歸到家裏，只是開眼便見白聖母在書院裏面。

忽一日，潘松在門前立地，只見那婆子道：「娘娘交我來請你。」正說之間，却遇着徐守真請蔣真人來到潘員外門前，却被蔣真人鎮威一喝，說得那婆子抱頭鼠竄，化一陣冷風，不見了。徐守真令潘松：「參拜了蔣真人，救你一命！」大員外即時請蔣真人相見〔六〇〕。叙禮畢，安排飯食。不在話下。

那蔣真人道：「今夜三更三點，先□這白聖母。」天色漸晚，但見：

金烏西墜，玉兔東生〔六二〕。滿空□霧照平川，幾縷殘霞生遠漢。漁父負魚歸竹徑，牧童同犢返孤村。

當夜三更前後，蔣真人作罷法，念了咒語。兩員神將驅提白聖母來。蔣真人交攙過雞籠來，把婆子一罩住，四下用柴圍着。蔣真人喝聲：『放火燒！』移之時〔六二〕，婆子不見了，只見一個炙乾雞在籠裏。

□□天曉，蔣真人道：『今卓午時，劉平事花園裏去，斷除那兩個妖怪。』到得日中，四人同行到花園門首。蔣真人道：『交徐守真將一道靈符，將兩枚大釘就花園門首地上便釘將下去〔六三〕。』只見起一陣大風，風過處，見四員神將出現。但見：

黃羅抹額，污驂皂羅袍光袖綉團花〔六四〕，黃金甲束身微窄地。劍橫秋水，靴踏狻猊〔六五〕。上通碧漢之間，下徹九幽之地。業龍作過，向海波水底擒來〔六六〕；邪祟爲妖，入山洞穴中捉出〔六七〕。六丁壇畔〔六八〕，權爲符吏之名；玉帝階前，走天丁名號〔六九〕。搜捉山前爲怪鬼，捫會乾坤下二神。

四員神將領了法旨，去不多時，就花園內起一陣風。但見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只聽得豁辣辣一聲響亮，從花園裏神將驅將兩個爲禍的妖怪來。蔣真人道：『與吾打殺，立交現形！』神將那時就壇前打殺，一條赤斑蛇（七〇），一個白貓兒。元來白聖母是個白雞精，赤土大王是條赤斑蛇，玉蕊娘娘是個白猫精。

神將打死了妖怪，一陣風自去了。潘員外拜謝了蔣真人、徐守真，自去了。

話名叫做《洛陽三怪記》。

洛陽三怪記終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 藜——原作「梨」，今改。

〔二〕 張元——北宋人，考試不第，投入西夏。恐非此人。

〔三〕 柳梢青——當作《浪淘沙》，見汲古閣本《東坡詞》。

〔四〕 「情」字原脫，據《東坡詞》補。

〔五〕 草——《東坡詞》作「早」。

〔六〕雪霽——原作『點雲靄』三字，據《東坡詞》改。

〔七〕着——《東坡詞》作『用』。

〔八〕『先』字原脫，據《東坡詞》補。『風』《東坡詞》作『春』。

〔九〕應千——疑即一應、一千之意。

〔一〇〕然——疑當作『煞』。

〔一一〕『賦』上當脫一字。

〔一二〕莼——疑當作『茫』。 勑——疑當作『藕』。

〔一三〕壽安縣——屬河南府，今河南宜陽縣。

〔一四〕壽安坊——在臨安府左二廂，見《乾道臨安志》卷二。《西湖遊覽志》卷十三：『壽安坊，俗稱官巷，又稱冠巷，宋時謂之花市，亦曰花團。蓋汴京有壽安山，山下多花園，春時賞燕，爭華競靡，錦簇繡園。移都後，以花市比之，故稱壽安坊。』本篇說壽安山在西京洛陽，似較可信，當出宋人舊傳。

〔一五〕定鼎門——即鼎門，洛陽的東門。

〔一六〕會節園——洛陽名園之一，北宋時已荒廢。李格非《洛陽名園記·呂文穆園》：『又有嘉猷、會節、恭安溪園，皆隋唐公主園，雖已犁爲良田，樹爲桑麻矣，然宮殿池沼，與夫一時會集之盛，今遺俗故老，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興廢之端者。』

〔二七〕此句上疑有脫文。

〔二八〕遲——原作「逐」，今改。

〔二九〕透奔——疑爲「綉幕」之訛。

〔三〇〕此句似有脫誤。

〔三一〕稀——原作「希」，今改。

〔三二〕停——疑當作「傍」。

〔三三〕渾——原作「湊」，今改。此處似有脫誤。按《西湖三塔記》中有如下詞句：「看那婆婆，生得雞膚滿體，鶴髮如銀。眼昏如秋水微渾，髮白似楚山雲淡。形如三月盡頭花，命似九秋霜後菊。」《簡帖和尚》亦作：「眼昏一似秋水微渾，髮白不若楚山雲淡。」

〔三四〕淒淒——似當作「萋萋」。

〔三五〕樹——疑當作「榭」。

〔三六〕鶯——原作「嚙」，因下「啼」字類化而訛，今改。

〔三七〕原書壞板，據上文當作「木危橋……」。

〔三八〕慚慚愧愧——當作「慚愧慚愧」。

〔三九〕原書壞板，據上文當作「王春春……」。

〔三〇〕蜀——疑爲「粥」字之訛。